

■收藏大家

尘缘烟渺 丹青流芳

——重温沪上书画鉴藏家钱镜塘先生(上篇)

2007年12月26日至2008年2月17日,在浙江西湖美术馆举办《钱江流韵——钱镜塘捐献元明清钱塘名家书画作品展》。本次展览再现了一代收藏大家钱镜塘先生元、明、清时期藏品105幅,其中包括清初“四王”之一王翬的《竹屿垂钓图轴》、明末清初女词人徐灿的《白描大士像轴》、明代汤煥的《草书西湖十景书卷》以及著名“后浙派”画家蓝瑛的《万壑清声图轴》,不啻为收藏爱好者观摩学习的一次难得的机会。本报也借此机会,将在未来三期(分上、中、下篇)中推出有关钱镜塘先生的收藏故事,以飨读者。

◎何 鸿

25年前,寓居沪上的知名书画鉴藏家钱镜塘先生(1907—1983)溘然长逝,至今人们没有忘记他对中国金石书画艺术品鉴藏的贡献。钱镜塘自20世纪50年代起陆续捐赠给中国各博物馆或文物机构金石书画精品3900余件,仅浙江博物馆就1000多件。2002年6月,江南书画名苑——上海朵云轩与浙江省博物馆联手举办“纪念钱镜塘逝世20周年捐赠浙江省博物馆明清书画精品展”。该展览拉开了中国收藏界纪念钱镜塘捐赠书画艺术品系列纪念展的序幕。

与此同时,这一中国书画艺术收藏界的盛事,也引起了海内外艺术界的极大关注。《荣宝斋》、《典藏》、《收藏》、《书与画》、《文汇报》等诸多媒体作了相关报道。2003年12月,上海博物馆又举办了“钱镜塘捐赠上海博物馆书画精品回顾展”,又一次将人们的目光投注在20世纪中国这位重要的金石书画艺术品收藏家身上。面对这些精粹的书画艺术品,人们重温了钱镜塘先生执着的求画之意、善意的惜画之情、强烈的爱国之心。2007年,值此钱镜塘先生诞辰100周年,浙江嘉兴、海宁等地纷纷举办纪念活动,缅怀先贤对家乡文物收藏和保护贡献。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省博物馆举办的题为“钱江流韵——钱镜塘捐献元明清钱塘名家书画作品展”,从钱先生捐赠的1000余件作品中选出100余件精品展出,实乃告慰先生百年征程之幸事。

▶▶ 结缘书画60年

钱镜塘,浙江海宁人,原名德鑫,字镜塘,晚号菊隐老人,为吴越王钱■之嫡裔。祖父辈善丹青,富书画收藏。耳濡目染,钱先生亦酷爱丹青,好金石书画收藏,在收藏界享有崇高的威望。因此,与沪上文化艺术界的名流张大千、吴湖帆、谢稚柳、陈巨来、刘海粟、叶露渊、郑逸梅等交情甚厚。在收藏界被誉为“今之项墨林、安仪周、庞莱臣”。也与沪上收藏鉴定家吴湖帆(1894—1968年)并誉为“鉴定双璧”。

我依稀记得当年在上海朵云轩展览会的现场,有一位老者格外引人注目,当画家陈佩秋先生(书画鉴藏家谢稚柳先生的夫人)看了这些藏品后感动地说:“严老,这些作品的装裱都出自你的手下”,在场的人无不钦羡和惊叹。严老,就是与钱镜塘交往甚密、为钱镜塘先生裱画的沪上知名裱画家严桂荣。严先生虽已耄耋之年,可依然精神健爽,每每谈起与钱镜塘先生的交往,总是激动不已,甚赞钱镜塘惜画、护画、爱画、捐画的高风亮节和儒雅之气。今日,在浙江博物馆的展厅,看到这些用上等耿绢

装裱的书画精品,仿佛两位老者在做着超越时空的对话和握手。

钱镜塘一生累积收藏金石书画不下5万件,这一数目相当于当时整个上海博物馆馆藏文物精品数的三分之一多。无独有偶,严桂荣先生裱过的书画作品数量也不下5万件,这一惊人的巧合,更加增添了这两位书画艺术的守护者60年情缘的神秘感。他们共同打造的中国书画艺术之舟,几乎包容了中国书画近2000年的历史。

▶▶ 以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贯穿收藏一生

自古藏画者,亦善鉴赏和习画,譬如宋代的米芾、元代的赵孟■;明代的项元汴、董其昌;清代的乾隆皇帝;近现代的吴湖帆、谢稚柳等。钱镜塘亦不例外。早在青年时,父亲钱鸿遇就告诫他:一个收藏家必须具备有鉴赏功夫,才能辨别真伪优劣,保护真迹精品,使之流传于世。朵云轩收藏有钱镜塘所绘《山水》。只不过他的画名被鉴藏家掩盖罢了。

钱镜塘先生收藏的书画较早的要数五代南唐画家徐熙的《雪竹图》,而严桂荣先生装裱过的最早的卷轴书画作品要数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行书上虞帖卷》,现藏上海博物馆。2002年,对他们来说,都是不同寻常的一年。继上海朵云轩纪念展之后,北京中国嘉德拍卖有限公司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一件《明代名人名贤尺牍》以990万元人民币的天价创下了尺牍艺术品拍卖的世界纪录,而这件作品,就是钱镜塘毕生收藏的。皇皇20巨册的精美装裱,也恰恰出于严桂荣先生手下。

中国书画艺术作为中国文明的重要载体,层层叠加,代代传承,延续的不仅仅是文化艺术的脉息,更重要的是人文精神与民族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2002年12月份,上海博物馆馆庆50周年联合北京故宫博物院、辽宁博物馆举行“晋唐宋元千年遗珍国宝展”,共展出顶级国宝72件。其中不少就是钱镜塘先生收藏过。东晋王羲之的《上虞帖》——此作初为古董商人拥有,后向王凤琦索价两百元,王以为假,未购。也曾经吴湖帆、叶恭綽鉴之,均以为伪品。后国家收藏,奉为艺林至宝;唐代孙位的《高逸图》——北宋《宣和画谱》著录的惟一传世名作;五代徐熙的《雪竹图》——钱镜塘收藏,图幅中丈石左侧的竹竿上有篆书“此竹价重黄金百两”八字;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帮助修复)等名作至今历历在目,其中饱含的艰辛和承载的文化责任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

(本文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艺术品鉴藏与保护专业教师)



1钱镜塘藏品(清)王■《竹屿垂钓图轴》
2钱镜塘藏品 蓝瑛《万壑清声图轴》
3钱镜塘藏品(清)陈元龙《行书唐张籍诗轴》
4钱镜塘藏品 徐熙《雪竹图》

■真伪鉴定

名家书画“相对克隆” 造假法辨识之“画面拼凑”



◎黄 鼎

本期主要谈谈如何鉴定“相对克隆”之“画面拼凑”造假法。所谓“画面拼凑”,是专指造假者在选取

仿制母本时,放弃了常规性的一对一操作模式,而改变为从二件或二件以上母本中或全部或部分克隆其画面内容(或称“表现题材”),经拼凑来完成一件成品的作伪手法。以这种方式作伪的书画赝品,若鉴定人对当局名家的存世作品不是太熟悉的话,那么发现所有母本的概率就相对较低,或者说所涉及数母本的隐蔽性较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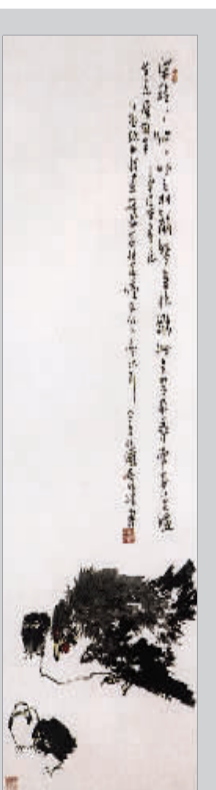
总结书画造假的各种“歪理”,策划作此假与“克隆性伪品必有母本”这个因素(也是其致命弱点)不无关系。平常,若有人要举证实成品系伪作或自己在判断上有充分把握,就必须搜取到被克隆的母本。这些人往往习惯性误认为现实中的母本只存在一件。因此,当他们面对“画面拼凑”成品时,麻烦就大

了。一般都要找个“翻箱倒柜”。即使有一件母本被发现,那顶多也只是“似是而非”状态,并不能绝对说明问题;再退一步说,如果后来真的母本全都被“落实”,真相水落石出,但那时鉴定者也非绕了几道弯不可,起码鉴定过程就变得复杂、艰辛许多。说穿了,“画面拼凑”术就是书画作伪者专门为鉴定人耍弄的一出“捉迷藏”把戏。

在北方某拍卖行2005年春季拍卖会上,此件(图一)署名潘天寿的指墨画(以手指代替毛笔作画)作品被竞拍。乍看该画似乎与署名者同类型作品的奇拙、冷峻艺术特点有那么几分相似。但待我仔细观察画面上所有内容后,就发觉它的章法组织与题款等处均有较明显的出入。论潘天寿的作品,画面章法的组织通常是疏朗有度,不同表现对象总能配搭得妥帖自如,不可能像(图一)这般窘迫与唐突,甚者可说杂乱无章;再说此画题款的问题也较突出,假若它是署名画家亲笔创作的一件“容量”这么多的作品,那怎么可能最后只题下区区“寿者指墨”这四个款字呢?这不是与该画家擅做长题款(与画面体现出一种相辅相成的整体设计意识)创作习惯极不相符吗?

带着诸多疑问,我几乎翻遍了各时期出版的所有潘天寿画册,好在该画家作品的存世量本来就不多,结果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在二部潘天寿大画册中分别把(图一)的所用母本(图二)和(图三)两件真迹统统找了出来。现在,任何人只要稍费点眼神去比较这三幅画,相信就能很快弄明白与本文内容有关的一切问题。

辨识“画面拼凑”式的“相对克隆”赝品关键点有三处:首先是品鉴笔墨,只要它内涵丰富,功力不到家就不可能是真迹;其次要观察画面的章法,因为此类成品是以“东拼西凑”方式来操作,故画面根本不能做到严谨与合理搭配;最后再审视题款,由于伪题款的操作在“后期”,多数作伪者有“言多必失”之顾忌,所以通常不敢写太多的字。但哪怕字写得再少,其造假漏洞也必然会“客观存在”。



图一 图二 图三